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婆羅岸全傳 第七回 說公事平分百兩金 議私情再設偷香計

卻說范昆從朱大家裡出來，一直走到縣前。頹頭喪氣的，一頭恰好遇見那白強。兩個請叫了一聲，白強看他的氣色有些不好，問道：「哥從那裡來的？」范昆出了半晌的神，道：「我和你往大興酒園吃一杯去。」白強更不推辭，搭了肩就走。一路上說了些閒話。到了園子裡，揀一副座頭，兩人分了上下坐定，吃了兩巡酒。范昆道：「我的哥，你知道我的心事是為著甚麼？」白強道：「卻不知哥是為甚事來，想是這兩日賭的不得意哩。」范昆搖一搖手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我告訴你，就是那日在朱大家賭了回來，在路上和你談的那事。」白強道：「那事有個甚難，哥值得這麼煩心。」范昆於是把方才往朱大家去，說出結義的話，叫把弟兄們的妻子也結拜做姊妹，大家通家往來。他妻子聽了，卻是不允。細細的述了一遍。白強道：「哥莫忙，大凡人總是錢能通神，什麼人不受此物的。前日兄和我一說，我卻是指了個門道，叫哥走的。哥必定要入門，若不是這個樣子，卻有些難。」范昆道：「我的哥，你的話非不是的，我也這麼想，要是替他贖出那些金珠首飾來，我算算約莫要三五十兩銀子，方能辦得。我的哥，我這時節，一下子從那裡來哩，昨兒想出這個樣子，還捷近些。所以到那裡且探探去，那知竟不能如我的算。這卻怎麼是好。」白強道：「我卻替哥想著個樣子在此，不知可合意思。」范昆道：「我的哥，你替我辦了這件事來，我總有好處到你，斷不辜負的。你且告訴我是何樣子，我只要弄得妥就是了。」白強道：「前兒你家二叔，有一件公事，卻是一口好食。我看這總該有百金的出息。你家二叔的事多，那裡能專意辦這件事？你若要了過來，不就手頭活放了麼。要不得一半，捨著在朱大家裡花了，有什麼不得妥的哩。」

范昆忙道：「是件甚事，我卻不知道麼。」白強道：「這事連今兒出來才三日，差的是二叔。讓我細講你聽，這原告你說是那個？就是縣裡有名的錢百萬。他有個同胞的兄弟叫錢灼，分居在城南，時常的來和哥哥打飢荒。陸陸續續也弄了有好幾千銀子去。刻下又光子，來借五百銀子去做生意，哥哥那裡肯，一文也不捨。昨兒想是和裡邊說明白了，要當官斷他個永遠不上門的。我聽得送進五百兩去。老爺那意思還嫌少哩。你看這事，可是有點油水哩。」范昆道：「票子現在那個身上？」白強道：「二叔昨兒叫潘全說話，只怕是交給他辦了。」

范昆聽了，吃過酒，起身算了賬，別了白強，仍到縣前尋著潘全。要了票子。一看道：「限三日的，今兒已是限期，你可去兩邊知會麼？」潘全道：「原告不曾見面，門上人進去說了，他說一兩日有人來縣前會話。被告到會的，我看這人倒是事路上的。我一到了，他就給了兩錠銀子。道：「官司是有得打哩。胞兄弟，什麼是你的，什麼是我的。他會鑽門子，有錢塞城門，不來塞狗洞。叫他城門塞盡了，我這不怕死的，還有地方和他講去。官差吏差，來人不差。這點子，候你吃個飯，緩兩日再上來會你。正答說話我就走了。這些話，老爹都知道了，哥來問是怎的？」范昆道：「沒甚別的，這原告滿縣裡的人，都是想著他的。今日落在我們手裡，莫要錯過了。你看這事，有個甚出息？」潘全道：「我聽見裡邊是先壘平的。他既有了靠山，外邊的事，只好就是見個意見了。多不過兩三個銀子。哥的心裡想著要怎樣哩？」范昆道：「你這說就沒有事可辦了，這樣好主子就輕放了麼？兩三個銀子要做做甚。」

說著走回家，范二虎正和幾個人在那裡抹牌哩。他見過眾人，將老子一戮，范二虎知道他要說話，走了過來。道：「做甚麼？」范昆道：「我們前日，那錢家的一案事。人來告訴了我，大有個取彩。為甚交給潘全，聽他的佈置哩。方才問著他，只說裡邊是明白了。外邊不過一二十兩銀子的事，這樣可不錯過了。他道明後日來會事，可叫我去會他。讓我和他講去。爹的事也多，所以來說明了好去的。」范二虎道：「也罷，你明兒去會他就是了。雖是這說，事也要看個起倒，不要一味的往前走。」范昆答應了，回到房中，和小英兒耍了一會子。又到廚房裡，看娘和妻子安排晚膳。他娘說道：「你老子在家裡賭，你不在縣裡去照應著，卻走回來做甚的？」范昆道：「才是為一件公事，來家計議的。還要去哩。」說著仍舊到了縣前上宿。

次日，那潘全走到范昆面前，說道：「錢家有人，在外面傳事房裡坐著哩。房裡的人也在那裡，說要約去大興園坐坐哩。我才到家請老爹去，還沒有起來，說：『出來叫約哥去會他便了。』哥就和我去罷。」范昆道：「既是在大興園，叫他們先去，我隨後便來。這裡還有事，要交代清了好的。」潘全只得走了。

這裡范昆又在縣前閒逛了一會子，方才慢慢的走到園子裡來。大家站起來，拱了手，請叫了一聲。那錢家的來人，又過來見了，敘了一敘坐下。排上酒餚，猜三划五的吃了一會子，然後散著坐子。那來人在腰裡摸出兩個包兒，道：「錢爺多多的致意諸位，這是個見面禮，奉敬差房的。俟將來結局的時節，照這數是兩倍。沒有什麼煩諸位，只是往緊裡辦就是了。說著一包遞與房裡的人，一包送與范昆手裡。范昆接過一握，約莫有五兩頭的光景。接口道：「這是給我們執票子的，還是見賜的，想是給潘頭的？」說著一手遞與潘全道：「你拿去罷，過來謝謝。」那來人忙道：「范大爺有話只管直說，莫要奚落我們。這個幾兩銀子自是不在你意下，但這件事，是個直來直去的，沒有什麼文章做的。」范昆道：「固是這般說，我們做衙門，也是要稱人家的有無錢。爺這麼個家道，來打這場官司，眼見得是個一了百了的事。你們效些勞，到底也要沾沾點光。這幾個錢，買酒不醉，買飯不飽。就是伙計們，也還要領這幾個錢才是。錢爺若是不出手，我們竟是不不要，倒還乾淨。若是見賜時，卻要拿兩百銀子把我們，才像件事。」房裡的人見范昆開口，也便接著說了。那來人聽了兩百銀子，就張著口半晌不言語。范昆道：「我還有事去，有話在縣裡來說罷。」說著立起身來，道了一聲，就先走了。

少頃，潘全和房裡的人，都到了縣裡。范昆迎著問：「是怎麼散的？」潘全道：「我們才說了許多的話，又托了他，許他的籃錢。他轉了口說：『明兒來會。』那兩包銀子，仍舊帶回去了。」范昆聽了點頭道：「明兒看他是甚麼來，我們再做計議。」說著，大家散了。

到了次日，那來人果然尋到班房裡來。見了范昆道：「昨兒的事，令伙計想是達到了。」范昆伸了兩個指頭道：「可是這話。」來人笑著點了點頭道：「正是的。」范昆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我們這原是有的，總是要借重大家領點惠兒。」來人道：「我昨兒回去，和錢爺將你的話細細說了，他也聞你令尊的名。說道總是辦得乾淨時，他拿一百兩銀子，開發你差房兩行。」范昆搖著頭道：「這個單辦我們一行，還不能夠哩。」來人道：「你這話也依不得，橫豎我們的話明白了。我自然往多里辦，巴不得多一個，我也多沾一個惠哩。我看這事多也不能，一百銀子打個折頭，七十兩還掙得上去。」范昆道：「我和你私議的話，房裡七十都還說的下去。我們折頭的事，是不行的。」當下兩個商量定了，丟了三十兩與他，來人拿了六兩。餘者結案之時找清。這裡范昆得了銀子，送了來人去了。

隨即出來，要往朱大家裡去。可巧走了出來，正遇著了。那朱應言迎上，攙了手就走。說道：「哥往那裡去？」范昆道：「這兩日公事忙些，不曾得個空兒。方才出去，意欲到葛愛姑家走走去。你這忙忙碌碌的，卻到何處去？」朱大道：「我見哥這兩日沒有到我家來，恐哥為那結拜弟兄的事怪著，特來看看你的。」范昆道：「怪卻沒甚怪處，只是掃興的狠。」朱大道：「哥莫要為他一個人，就把我們的事攔起來。我們仍舊可以辦得。」范昆道：「一時的興頭已是打脫了，那裡又再起哩。倒是你的事，我說過的話，時常記在心裡。只是我有心顧戀你，你想是見我的情的，不知你家嫂子，可知道我的好意哩。」朱大道：「哥這話不必說的，人非草木，那裡有個領人的好處，心裡都不感激的麼。哥能夠幫襯了我，真是死活不能忘情的。」

范昆因問他，是些什麼東西當的？朱大道：「一支金簪子，當了五兩。一對珠環兒，當了十兩。一付金鐲子，當了十六兩。一支珠花兒，當了十二兩。還有些零碎首飾，共當十五兩。」范昆聽他說著，暗暗的一算，連利帶本，約得六七十金。道：「這些合共起來，當本五十兩。加上利錢，還得十多兩銀子。這卻是非同容易。也罷，這裡有個十七八兩銀子，是昨兒一件公事上得的。我

只說拿去賭的，你這麼說，且替他將金簪子、珠環兒兩件先贖出來罷。你可對你家嫂子說，這是我姓范的錢辦來的，不然這些東西，再不得見面了。」朱大道：「哥如此好心，世上能有多少哩。我回去說了，明兒哥走了我家去，還怕他不出來替哥磕頭麼。」這一句話，說得范昆心花都是開的，連忙將銀摸出來，遞了與朱大道：「你可就替他贖了，不要又花去了，我是不能夠再管哩。」朱大答應著，接了銀子，千恩萬謝的去了。

這裡范昆腰裡剩了有六七兩銀子，回到家裡，見了范二虎，只說錢家來會了事。摸出銀子遞與老子道：「盡數在此。到結案時，我四十兩，來人講過有個二八提，實銀三十二兩。」范二虎只認是實，接過銀子，拈了兩塊，約莫有一兩來重，遞與范昆做個零用，餘者收了下去。范昆回到房中，馬蘭姐和英兒在那裡看畫兒哩。不提防，范昆一頭進來，往他身上一撲，蘭姐駭得叫了一聲，回過頭來，卻是自己的丈夫。那知英兒被娘一叫，也駭了個夠，只見他兩手緊緊的抱住，呀的哭起來。蘭姐忙將手去他眉心裡抹著，叫了一會子才好了，一宿無話。

到次日，范昆起身走到縣前，見沒什麼事，就往朱大家來。叩了門，只聽裡面問了一聲，卻是朱大的妻子。范昆應道：「是我，姓范的。朱大哥在家麼？」只聽裡面半晌不做聲。范昆只道聽見，於是又說了一遍。只聽答道：「不在家了。」范昆心下未免著急，看這光景，甚是冷淡。不知朱大可曾辦到沒有？試問他一聲。因向裡問道：「昨日我借了幾銀子，給他贖些當，他可曾贖了沒有？」又聽裡面半晌才說道：「我們不知道這些事。」就不言語了。范昆聽了這話，猜疑不定。接著又問道：「他是甚時候出去的？」裡面再不答應，怎奈心中又疑又氣，只得納悶走了。

信步兒逛到葛愛姑家裡，那知朱大正在那裡賭得興發哩。范昆走到面前，把他一抓，道：「你好人呵，我費了多少心，才替你想了方來，你卻倒又在這裡賭了。你只還我十七兩銀子，我們就開交了。」說著就要打。葛愛姑不知就理，忙上前勸住。范昆當下正是一肚皮的氣沒發送處，帶罵帶說的，發作了一會子。葛愛姑拿了一碗茶，走近前來道：「爺且吃了茶，今日看我的薄面，莫要說話。爺是最原全人的，我的事爺還不知道麼，炒散了就沒賬了。」范昆被他纏得沒奈何，只得吃了茶，住了聲。朱大在那裡，慌得氣也不敢出。大家來勸道：「范大哥說不得要入局的，朱大哥權且讓了。」范昆原是賭中的人，那裡有個看著不來的。於是立起身來。細問朱大的輸贏，已是十去七八了。朱大忙道：「我讓哥來。」范昆道：「你這可殺不可救的，才到了手便舞光了。還不把剩下的拿來哩。」朱大聽了，忙將面前剩的三四兩銀子送與范昆，道：「哥拿了賭就是了，橫豎是哥的。問題我沒造化，怪不得哥著急。」說著走開了。

這裡范昆重新和眾人賭起來，朱在那裡捨得出門，站在旁邊，眼光不住的，只是望著那盆子裡，恨不得上前抓他一把，才是心事，口裡接著叫人擲，也沒有人來理他。著看范昆的三四兩，又是光了。在身邊摸出昨兒他老子給他的那兩塊來，擲了兩轉，仍舊輸得乾淨。那臉上的氣色，已是變了。面前沒了錢，又不能下手。想起朱大的妻子來，方才那般的舉動，我這煩的心，是丟在空處的。又想到：朱大自從得了我的銀子，便在此賭了。或是他不曉得我的這片好心，也未可知。倘那簪子環兒贖了與他，諒不至如此冷淡。一頭想，一頭望著人擲。葛愛姑只道他出神，是為沒了銀子。忙道：「范大爺可是沒錢了，我這裡會兩錠給你賭便了，怎這般沒神兒哩？」范昆道：「不相干的，我是想著別的事哩。也罷，你有銀子借出兩錠與我罷。」愛姑伸手遞了兩錠過來，范昆接了。才要擲時，外面傳進來，說范大爺家裡有人尋了半日，尋到這裡，叫他急急回去，姐兒病起來了。范昆聽了，忙起身還了愛姑的銀子就走。未知英兒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